

「推」：探尋嗓音、設置身體

訪客面前站了一扇藍色的門子。門上寫了一個大字 -- 「推」。門的下方靜靜地橫湧著一道溪流，溪流內都是能夠辨別的語言：字、詞、句子的碎片，好像沒有嗓音或身體的人向空氣吹送著她的想法。思念隨風飄動，可理解卻又言猶未盡、言外有音。對，有人使勁推開那道門，但又帶點猶豫；幾番掙紮，似乎含糊咕嚕是最後的出路…

感覺、觸摸一下那扇藍色的大門。門後間歇傳來聲音和談話的片段。沒有旋律的音樂、沒有意義的話語…

門開了。沒有人類痕跡的世界。一片白茫，字塊忙碌地橫向滾動，跨過虛無的空間，卻又不會相互碰撞，活像多條平行的車軌輸送著繁雜的交通，構成龐大的天橋公路系統一樣。

這是一個無法言喻的世界：文字發出了，但只有無法辨認的、破碎的音調……這是個沒有嗓子但需要表達的人的內心世界。

任何人隨意幹擾那奔走的文字流都會觸發更多的字塊的躍跳，就像車剎擊時的尖號，又如有人痛楚時無助地呼喊，吸引旁人的注意力。

毫不怠倦的思潮和欲望組成繁忙無休的內心世界，淡去後漸露出一塊沐浴在巴黎和暖日光裏明朗的墓地。

一塊女性臉孔像嗅著鏡頭那樣哄過來，凝望著訪客。這無疑是張誘人的臉龐；她的凝視誘請別人發問，不無諷刺或嘲弄的味道。

那墓地看來極平凡，甚至有點單調。不過是片敞闊日光下的墓地，一舜半秒間或許翻閃成一所沉睡房子的後園。這地方好像收藏了各式各樣的秘密。甚麼也看不見，但女子的絮語好像微風般上下衝奔、飛繞，一會兒狂呼嘯叫，一忽兒又沉靜下去。

不眠不休的私語暗示著語言上的失調，混雜了廣東話、國語、法語、英語……

要是抗拒不了她的臉孔或注視，就輕撫一下 - 那不過是張讓人迷惑的粉刷面具，經不起焦急的搓揉，輕易溶化成一團不可名狀的物體。

那女子面上的空洞露出一道房子的白牆。究竟是牆子，還是牆的照片？好像浸泡在沖印劑裏的相片一樣，線條跟形狀慢慢浮現出來。實際的景色漸漸抹去混雜的釉色，回復正常的視野：是所黃昏裏的房子。名叫法蘭斯的女子剛從房子衝出來，在草坪上赤足奔跑。

「法蘭斯、法蘭斯。」喊叫她的名字吧。跟隨這呼叫聲的音量，她的個人資料零碎地浮現在螢幕的下半部，好像電影字幕一樣，奮力把多義的言辭收窄為顯易的理解。

這房子顯然是所凶宅，寄居著嘶叫、低鳴和怨歎的記憶。絮言、話語、詩誦 …… 全都攙雜、捲混成無端刮起的旋風。

一片隱然的記憶卻如一塊無聲的影像懸浮著……。雨聲和著人聲，嘻哈唱罵。

兩對腳從畫框的上緣垂吊著。這是屬於兩個我們看不見臉孔跟身體的女人的雙腿。

這兩雙腳是真實的嗎？輕撫搓一下，四條腿跟背景一同溶掉。背景後揭現出另一影像：鑲上方形格子欄柵的窗子透出眩目的「外界」。

窗框消失了。可沒有注滿陽光的空間。眼前的，是一塊刮上了電話號碼的鐵皮，好像曾經有人匆匆忙忙的留下口信，還是不顧一切的、垂死的最後通牒？

就留待好奇的訪客去發掘究竟哪些號碼藏有隱訊、哪些不過在虛掩矯飾罷。若機玄巧合的話，你會找到當中某些號碼，它的主人正等待著訪客留下他或她的訊息。

依然沒有那女子的蹤影；她的嗓音被壓抑，她的語詞一樣碎斷。

其中一個號碼是柄開啓秘密機關的鑰匙，讓人自由自在的，想說甚麼，就說甚麼。

空房子。四種無根無垠的閃爍。光依着門窗滑旋在縫隙處瀉入。往事的隱跡化作塵埃團團聚滾，只可耳聞，不可手觸，或默現於微細的裂縫中。不分何年何月何日，前塵呼吸著今生的怨氣。

在這裏，無論你感覺到甚麼，想到甚麼，就說出來吧。留下字塊，輸出你的思潮，像噴泉一樣湧出，洗滌積聚著的塵埃、理清朦朧暗啞的話語。

抓緊一兩個飄揚的文字，進到更深邃的現實。

深沉的藍夜，她獨自行走。螢幕上下左右築起監獄的圍欄，隔開訪客，把她關在欄柵後。

柵欄的物料顯而易見：一個「正常」女子的數條劇情線，就像流行小說內、東西方通俗劇史上、甚至是現代日常生活裏所獨到的一樣。

監獄的欄框由悲情小說的流動字塊組湊而成。快拆掉圍欄、拯救她逃離羅網。

解放這受盡情虐的女子，最女性化的女性。一個完全不同的女子坐在浴盆旁邊，演著顛覆性別身份的遊戲，無所畏忌，解拆著一個良好教養的女孩的禁忌。她是誰也沒關係；她的臉龐也不過是個諂媚的符號吧。

房間內溢滿迷迭香和百里香的馥郁，滲著暴發的想像和感官的渴望。空氣也濃重起來，灌滿了妖豔與情欲的份子：胸脯、身體部分、橫流膨脹的肉體、咻咻的肉欲。隨意撥動，激起濕漉空氣中的動力，濺瀉出風、雨、噴泉和漩渦。間間歇歇的，暴風雨刺畫出虛無的重複字句和喝怒滾旋的呢喃聲。

誰說意識必須依附在軀體上生存？在這裏，思想跟愛念無須寄存在實體上一樣栩栩如生。這個世界，於人和物之間還有別類：深呼吸一下，嗅嗅浮游無主的思緒。

她繼續隱匿其名，但已經準備妥當：有誰嗅夠了房間內的味道，她便隨時按下快門，拍出玩味十足的自我描繪。

快門卡一聲擦動。訪客期待又一撩目的景觀的開始。

快門咔嚓咔嚓的暴走，接著是敲擊樂一下一下隨機奏出的單音。女子仍舊無言，數不盡的胸脯擠出另一張大藍眼睛的臉孔。

跟她說話、給她寫字。救她擺脫憂慮與疑惑的包袱。救她放下那張已失去說服力的粉撲臉龐的外殼。她已經準備好，透過自己的眼睛，對任何人展示幾段現實生活的插曲。

娃娃般的臉孔粉碎、蒸發四散。那些散音在臉孔消失後殘留了幾秒，徐徐淡褪。

靜止的紅燈籠閃爍不停，仿佛要指揮咕嚕的音調，跟上其清爽明快的節奏。紅色的強度不斷變化，時而明亮，時而昏暗……

考古遺跡中發掘出來的四件博物館展覽品一般，几集不同的婚禮，依次完成、記錄、保存起來，並展在人前，廣供閱讀。

徵求更多收藏品。來參觀的，請留下你的婚禮故事。

可發生在一個女子身上的事太多了。大多女子卻標示婚禮的日子作為高潮，或是人生的分水嶺。

但這故事以另一種女子作結：一個在實存的空間裏量度自己的主體、設置身軀、佈局自我的女子。她在一所眼見大小的房間內連綿不斷的把傢俱搬動、遷移，給自己開拓出倍數的空間。

「推」 -- 你又回到這推門旅程的起點了。你會再試一遍嗎？

（文學化敘事：黎肖嫻 · 2003 年 5 月）